

續

耆

舊

續耆舊卷四十四

全祖望謝山選

思廟遺紳之二

王涪州嗣爽

徐都御史啟臣

王涪州嗣爽字右仲一字子越學者稱為儒翁先生都御史應順
之從孫也萬曆庚子舉人教授黃岩宣平知宿遷縣左降建州
幕知永福縣永福臨大溪奸民多以米餉海盜皆倚巨室為護
符先生嚴禁之吏部郎邵捷春以書請先生復書力言不可捷
春謝過自是無敢干禁者恃西賢之力卽益商之困百姓為之
謡曰王明府好官惜不會得錢耳近知涪州復不善事上官得
造置會稽年七十矣猶執贊于蕺山劉忠直公之門喜曰吾以
罪失官却以罪得學可謂失魚而得熊者也時陶石梁亦講學

先生與之往復不深許之獨折節于蕺山嘆曰若知學說有在
惜不早罷官丙戌年八十矣有司追遺登舟朝見貝勒先生至
慈水乘潮逃去信宿而返自今入生不幸至此但有祈死而已
予則反祈不死或猶見中興之日其倔強如此時方註杜罪曰
吾以此為微可長餓也又三年卒其餘見果堂傳予讀先生論
學諸書毫迭不絕深有得于蕺山之傳固不當以詩人名即以
詩人言亦壹忠孝之音也

涪州詩已見果堂所錄但甚寥闊因念涪州密漢齊前集
終于崇禎丙子而其卒在改步以後皆井秘藪必有不得
見于當時者同學葛君繩先涪州家世姻也果堂之果得
集千卷斐然忠孝之昔而詩律亦愈老愈細因嘆諸公卒
于改步以後者多矣安得如涪州之集歷刼無恙重于世
者予日望之

小兒言有序

外孫鯉兒尚穉見予衣敝問何不新製予戲云無錢對云
翁曾做官何之無錢問其言不覺大息設官為民豈為錢
耶而今以後錢為官業習尚所漸童心亦轉民烏得不窮
而世安得治也記以志

羔羊違俗未稱賢
艱籠成風不覺愆
黃口小兒猶說我做官
那

得會無錢

哭劉念臺先生

奉謹投于越天緣晤哲人官途頻起倒家計轉清貧久作川瀾
障今為社稷殉以茲徵講學真不愧先民

檄使守推啓行舟次書懷

富貴不如貧賤好尚平豈獨達人情也知世亂言當驗直到身
嘗意始傾何路遠堪訪岳去此身那得朝王行錢塘江底尋胥
老才說分明死勝生

寄哭林三府福愛先生

二首

公諱玄以甲科官監司謫判吾郡卒貧不能強予素杜
門聞而傷之為寄薄贈哭之以詩

黃流滔大陸勺水擁孤清祇是率真性元非干令名空寒星更

落魄死目猶明衰病難扶服憑風寄哭聲

何曾輕下泪此日一沾襟同病無情痛知交不面深人方憎苦
節鬼亦爽靈心環賜終難覩珠遺杳莫尋

遣懷

荒野才來驟驚餘老淚垂風前都是草日下更無葵率土悲弓
劍神京據葵藜誰將阮生哭移到賈生時

行在盡為家留都路豈賒誤看更則鏡失駕指南車效死心無
愧如傷視有加千年遺詔血蓋作海天霞

上徵西將軍有科臣聞之而起中降賊

誤朕是群臣皇言萬古曠引君趨死地媚賊幣重閩誰秉畀炎
火却銷作幻塵祓除天地淨別產吉祥人

捐助開貪經窮搜不說賊幾何充國計什九在家裏公帑都如
洗民指大可傷師行苦糧食尚父失膺揚

先皇天不吊継起倍須憂半壁覘完壁行舟鑒覆舟列宣陳力
就才要闢門求衣袴今何似風波卒未休

江北有符堅江東無謝玄圍棋未暇賭絲竹且須捐鶴去重霄
外風窓寢六邊休憑天斬險不說好投鞭

徐都御史殿臣原名之墀至省試始更名字玉清一字心水刑部
郎承烈之子崇禎七年進士以行人擢試御史時兵祲並亟度
支日謫先生疏言南北計臣非人宜慎選又請復驛遞驛遞者
流寇所以致亂之由也論者是之先生出漳浦門下賴熹學漳
浦侃侃論事遂為權近所側目已而授御史提督南京學政前
學政為徐御史之壇亦鄞人有以私語諧于上者未上左遷山
東按察僉事先生以親老乞歸南京繼陷破家輸餉召為右僉
都御史不赴已而奉父入山海師擗入海地縛先生去置水泡
中索餉數萬畿死賴故人周容以免己而又以故國選臣被羈
于杭久之成疾悒悒而卒先生萬于友誼未遇時與陸壽祺善
病與之訣許撫其孥卒踐其言癸未同年董徃襄卒于京殮而
歸其櫬雅稱周容之才卒以是得其力其詩自永嘉四子入手

神動天隨風流自喜難後殘水剩山沁人肺腑惜尚未見其正也

先生香眉閣集藏于張丈魚溪家漁溪為董丈在中之婿而在中則先生婿也前此妄男子選甬上詩漁溪不之畀至是嗣子寧永以畀予微張氏父子先生之集且不傳矣武陵以奪情大拜石齋師疏諫面諍謫官江幕戊寅九月錢于三祠師舉

嘆息高秋雲未澄直臣未得位凝承夢隨孤鶩飛江閣身伴間鷗唆海藪忍聽同車歸雨雪但驚初履漸霜冰匡山不借綱常力耐可柑鸕在在登

同人猶笑洛陽狂苦不知時幾已將誰繼翰林成四諫首聞言路盡三綱天恩幸許從黃石臣血原甘化碧義慚愧乘槎新幕

客且聽漁唱過滄浪聞有黃石街

住邱宿李金吾園中

金吾庭院夜聲秋半入吟情半入愁年過終軍空建節人同王
粲獨登樓為憐櫪馬愁相似忽聽荒鶴舞未休明日白溝南北
望止揚双泪向吳鈞

續耆舊卷四十五

全祖望謝山選

思廟遺紳之五

陳太僕朝輔四香居集

周太僕晉昌葭露閣集

水尚寶佳楓沙上吟

徐太僕之垣在潤樓集

徐戶部家麟頤闈集

陳周水三君皆挂党論而陳周名麗爰書水則于思宗時為周申雪遂亦陷焉吾鄉荐紳當啟禎時稍能自潔漸消故相之門戶矣三君不幸而墮此然以鄉論定之陳太僕固謹厚人尚寶亦然周則谿刻為人所畏其與李尚書嵇仲為隣至于不相聞問成為昆袁之讐是則怪矣予之采詩以為重故于三君深有遲疑免而思

之三君始則失足及夫元黃載野廟社為墟而三君者
或傾家輸餉或竭力戎行蕉萃江潭甘以亡國大夫自
虜則亦可謂善其持晚節者矣假令倒行逆施如涿州
之馮淵州之張亦復無可誰何矣是則三君尚有彼善
于此者也爰合錄其詩為一卷而以徐太僕徐戶部終
之太僕平日無玷惟蘄州失守以學臣衣婦人而逃是
則可怪者戶部在京蒙難南中幾有鄭司部之諱然國
亡之後太僕披溜戶部逃于酒人皆以憔悴放廢而死
亦稍足以自湔洗矣

陳太僕朝輔字平菴一字葦菴萬歷四十四年進士累官監察御史乙酉進太僕少卿其所居在竹湖有四香居雲在樓桂松軒極林泉之勝尤多藏書甬東詩括選家四人太僕其一也所著有葦菴集子自舜為證人書院高第別有傳

予嘗見太僕有哭萬公元白詩則知其陷黨案良死非本意蓋嘆人之立身不可稍有蹉跎也

支頤四首

支頤論往事興廢簡編同所恨年逢閏何時日再中錢唐潮未白博望燒先紅扈駕當前至將軍第一功

王師無野戰之子戒專征期會喧天沸旌旗夾岸營因粉非櫟敵無餉合休兵海上孤軍揮生增是老成

朝辭金殿去暮宿暨陽村紫瓦風雷擁黃塵日月昏台衡仍甲

第帶礪自侯門巡狩吾王事相將慰子孫

感 西征事道遙河上時敢言崇侃侃慎密故遲遲金印時看
肘芳尊日月移猶勞掄髦士一紙望賢師

吊陳木叔

巾子山頭汗漫遊忽來驚坐跨前修詩成咳唾真珠玉氣壓齊
梁貫斗牛煉石女媧天未補填河精衛勢難收堪嗟臣力今方
竭節義文章孰與傳

周太僕昌晉字晉然一字自昭同知蘇州應浙子也萬曆四十二年進士累官督學御史時族父尚書觀察兄弟並里居焉林泉雅會太僕以子弟參焉已而坐党論乙酉進太僕寺少卿太僕居湖上所築葭露閣平遠明瑟可觀子致泰亦工詩別有傳

葭露閣

生事于今付十洲蒹葭高閣正宜秋古初亦有巢居子近水還同一葉舟便使烟雲親几席更隨鷗鷺學沉浮分來清影光邀月百頃湖光咫尺收

水尚寶佳胤字同若知丹陽縣鄉謨子也天啓壬戌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左遷行人量移議部郎督學湖廣參議備兵建寧後左遷廣東羅定僉事應叙復矣吏部又鏽其秩乃引歸初尚寶為周侍御昌晉申雪其麗名黨素為過以為議所不許累起累

雖至是鄭太宰三俊猶以前疏之故不令達朝報王召為尚寶
辛卯卒尚寶園亭之勝甲子甬上其城北一區為楊憲長叔向
業而擴大之曲池怪石至今雖荆棘中猶令人低徊無已云

徐太僕之垣字心章天啟乙丑進士累官江南提學御史癸亥進
太僕寺少卿難後削髮為浮屠居碧溪蘭若中所謂在澗樓者
也彷彿常熟錢氏絳雲結庵其自題曰早已覺來渾是夢譬如
死去未曾埋亦可哀矣予少曾見太僕詩大有可採者惜其子
孫不甚收拾以致在澗樓集散亡殆盡今錄二首

贈孝子范驚

我聞古來大孝人生無殊節表嶙峋又聞至性多孺慕婉婉萊
裾舞婆娑范生與我同閑居早歲怡香萬口譽乃翁秘授岐斬
術一寸刀圭僵肉活竒功爛熳濟人多徧地春風起大瘞昔年
父骨埋章水伐髓烹骨徒為爾哀號蕉骨踏山邱有神告之莫
驚憂比之信絕詒為屯千古希聞靈所謂上天感之復生君孝
德綿綿種吉門嘗搜異事人傳久剗股何人擅不朽誰將良史

班天朝咫尺裏書 外遙

徐戶部家麟字石容一字蒼交其先本慈谿人徙鄞崇禎癸未進士江上授戶部主事少為黃公端伯所賞是時江浙社會極盛蒲蕭之役有舉必豫者甬上首推董次公陸文虎董天鑑萬履安四公其相繼者則華嘿農王石雁林荔堂而戶部亦稱

皆盛以氣節自任丙戌而後蕉萃窮愁戶部飲酒素稱大戶遂與天鑑日為沉湎之役晨夕過從少醒多醉錢壘菴朱柳堂皆其伴侶也所著顧閣集四卷戶部當甲申時在京蒙難南中流傳謂其委蛇賊營嘗授西淮防禦之命天鑑力白其誣而荔堂頗歎之事雖難信幾不免有鄭司戶之消矣惟是亡國以後志節有可稱者則前此爰書或未覈也其集載傳已失去予為求而得之老友董惠亭謂其纖不弱自有可傳乎以為知言子勑別有傳

蟲城坐雨

設話支連夕新寒犯一樓搖紅惟對燭漲綠正宜舟樹老山陰
色兵雄海國秋錦衣歸自好力戰在同仇

思歸

越山雖好不容愁兀兀清歌去去舟兵大半殘陶令菊風烟常
滿仲宣樓如何健筆能驅虎只此輕衫又送秋老至須眉徒自
弔乾坤破碎本無籌

董天鑑書屋為賊將所踞詩以廣之

問字玄亭在驟然已挂弓貧非才子獨飲可老兵同彼或尊儒
術人誰擅武功躍呼鷹馬氣掩耳不須聰

同人集飲西軒

雲水衣裾一室并彩毫未肯游專城天公夢短身猶健葉底花

前鳥不平新擷蔬羹聊餉客醉提簾杖沒好兵春留委巷輕
擲倦許相遇怒送迎

游西湖二首

十年不識錢唐路今到翻疑是夢中巒翠難分南北寺舟輕易
颺徃來風數盪碧水通仙宅一帶蒼烟沒宋宮何虧吾家表忠
觀幾回搔首問漁翁

躍馬登山松四圍梵王宮殿巒崔巍老僧迎客來幽徑少女焚
香上翠微鶯鶯樓高滄海澗冷泉流急濕雲飛

可怨

五風十雨問洪鈞未必游談客負秦天下甚寬非寡侶意重深
信不多人座涼酒暖家園隔馬瘦雲肥道路貧使學老僧空物

頰低頭無復氣斷斷

續耆舊卷四十六

全祖望謝山選

砌里三李之一

耕石老人李文純

砌里三李者戒菴先生最長次之為譽樵先生又次之為果堂先生三君無日不相倡和其小胥持特相往復者旁午于道而風節之高亦稱鼎足果堂嘗言詩亦有種吾家自賓父子年封若諸先生以來在吟社今日又稱一盛誠清門之佳話也嗚呼詩誠有種然安得綿綿延延世長齊盟以先其先乎願與諸故家子弟勉之耕石老人李文純字一之又字姬伯學者戒菴先生稱之四川提舉枏之子也諸生丙戌以後棄之李氏于滄桑之際多志士而

門戶亦幾以是破先生最與王評事石雁交契蓋孺于五君子之謀然智計深密而外晦其迹故得免于連染自是遂匿影奉化之求村事定始復入城亦終不輕見一人喜為詩亦不輕予人倡和嘗自嘆曰昔人恨無知己欲以青蠅為弔客吾猶嫌其閑若枯竹頑石相與賞心風味殊不思時見大父贈公篤居先生齋西諳之曰夫青蠅豈特嫌之而已也夫北都之青蠅陽羨烏程武陵韓城德洲并研是已夫南郡之青蠅貴陽懷寧常熟宛平揚維垣忻城誠意是已夫越都之青蠅戚晚之張中貴之李閣中之田謝是已夫是營之者棄時而化不可方物為鬼為蜮為梟為獍方且投畀豺狼尚憂不食不謂但移床以達之閉門以拒之如戒菴者猶忠厚之論矣先生為之歎歎流涕相對不語者數日先生雖謝絕一切然此中耿耿不能自禁試讀其

湖涸京口風利石城之旬猶然丁鶴年海巢中空光綸旅之望
也庚申年八十五卒先生少侍父入蜀即為撫軍都御史曠昭
所賞結為忘年之契其將歸也舟行已數里矣夫且暮忽見有
車騎遡江夾道而來燈火熠熠如晝一吏馳呼李公子則都御
史來送別也先生垂老語及知己之感輒泣然先生本有負郭
之田喪亂盡失之一貧如磬然不改其樂少年喜作西崑一派
詩其填詞亦直逼柳屯田晚年詩格一變諸體畧具先生歿後
其子携集入闥將為開雕舟過富陽盜刲其篋并集失之家藏
副本祇瓢貯一種而其餘不可問矣先生砌里諸李居道南者
為南李居道西者為西李南李世擅風雅北李世擅官達南李
自賓父兄弟後一傳為子年兄弟再傳為封若子弟三傳為昭
武兄弟人各有集北李之以詩人稱者自先生始

先生之自序曰歲老貧病蔽竹長蒿席門無綴流連風月
樂有餘間陶公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謝公曰理以相
得為遼然則景物無窮誰嘗寄意興全安能以我心神贈
人怡說故集中投贈還往者十無一二非敢謂遺世獨立
又曰詩之為道寧刻無庸寧濶無庸心血濡縷浮躍紙上
孤反峭削自有可傳皆先生之自述也

兵去樂

彼誰者馳驅錦韞瑜韶襜褕橫刀躍馬騁道衝少觸犯之遭譙
呵今始安步走路隅昔愁嗟今行至樂哉兵去樂若何解我有
屋兵居之我有粟兵據之我有妻子曾不得一朝而安添薪孰
坎無甯時高堂大宅積為屎黃紙下無期累累就道駕青螭昔
來一何悲今去一何嘻樂哉兵去樂若何解朝出東郊暮返西
郊臂鷄牽犬其樂璈璈龍樹權為薪墓木紛載塗大兵執斧斤
中兵挽牛車小兵不便語即便罵蠻奴彼蒼者胡為乎樂哉兵
去樂若何三解東市街西市街百貨駢集如塵埃遙見辯髮三五
輩屠兒販婦色如灰大及鷄犬小及魚蝦公然提携痛不敢嗟
須臾烟載滿天車臨行羅拜呼大爺一朝撤去市無譁樂哉兵
去樂若何四解兵去耶兵去耶兵來殺賊賊來猶可兵來殺我百

家逃一路哭出無襦入無屋誰令者兩提督兵來不得飽半菽
兵去額垣破瓦死亦足樂哉兵去樂若何五解

續耆舊卷四十七

全祖望謝山選

砌里三李之一

李駕部文纘字昭武一字夢公學者稱為礪樵先生少以詩古文詞受知尊宿天啟丁卯年二十一為叔氏封若先生作寒香閣賦楊高堂南仲見而驚曰軼齊梁而上矣兼工書畫時稱三絕錢忠介公起兵諸李最先從之者先生也授駕部郎疏附奔走其間已而事去其中之悒悒者卒不可化丁亥夏由天台故道入渝洲因謀徙王于閩渝洲諸公方倚先生以中土之事勸其歸于是連染五君子之難方難之初發所復吊書中人自分必死夫己氏亦請一綱盡之賴華公遇宜獨承其事而里中義士亦營救大行金帛故五君子外多得先者然諸公廷訊不能不

為遜詞以求免而先生獨強項軒軒不撓華公嘆曰君故文弱
諸生耳不意骨力若此先生在囚中日與同難楊公圓石分賦
雁字詩一月之中遂成奏帙未幾司獄者盡取諸囚分繫他所
而獨留華公相傳以為大吏將獨殺華公而釋其餘先生獨自
請伴之司獄者大駭乃怵之曰汝不畏死耶先生笑曰白首同
歸吾亦何恨達事評倪公端亦以蓄髮被首下獄三人共一
狴戶江與歌傳奇中不王不肯屈魔鬼綿纏頭諸闕以為笑樂
遂伴華公過冬明年再訊先生終不屈而華公亦力辨之乃放
歸先生嘆曰遇宜生我遇宜之義我之慚也雖然我不求生遇
宜自成其義耳嗚呼過宜何曾死我虛生矣已而楊公圓石亦
死先生以其子鴻娶其女因撫之追踐囚中之諾也己亥蒼水
長江之後間道歸至天台先生遇之途中時關津戒嚴以死士

術之得復入林門亂定遨遊四方以老皆仿謝翹為遊錄嘗遊山西之潞陽其地苦寒一歲中惟盛夏無雪先生二月至雪後二尺有餘其寓齋有長松風吼濤奔銀浪澣澣先生欣然著書其下題曰疎聽雪或曰雪可聽乎曰聽雪篷者先儒番禺黃哲所自著也陸居無屋舟居無水安在雪之不可聽也此一義也且年來遨骨忍寒長携冰霜一卷据强如昨累與膝六僵卧戰勝于袒席間而豪氣轉上豈向春而反怯乎縱徑年雪不可化亦聽之而已委身任運又一義也蓋其志垂老不衰如此臨終手書衆人皆謂我獨濁凡數十過碎而嚼之乃卒先生學極博生平露臥雪篆手錄三千餘卷上自星緯律歷方輿禮樂名物以至詩話叢談無一不具嗚呼依稀宋儒王厚齋之風及我公寶慈以戊來郢先生從之講學益深造自得又私淑高志憲公

之學國難後入秦尤與李仲甫相契晚年尚作山楷簪萃羣儒
言其所著于三禮則有註疏詮集于易則有舌存于春秋則有
魯書皆不肯苟同宋人之學其詩古文詞曰殖閣草曰跪石吟
曰賜隱樓集其緝香諸編有三疊聽雪有石臼間課有鹿溪新
語有井中錄今皆散佚少傳者惟鹿溪新語存

先生嘗作江漢先生趙復論曰江漢歛死節以姚樞進傳
道之說遂委蛇從之道之不行也其何以明可謂不知當
務之急者矣吾嘆其死之本不勇也樞其仕元其不能成
人之美更無足論吾獨不能不為江漢惜也後世有托于
國史取寄而覲顏二姓者則皆是一言為之屬也又序董
戶部次公暨蘭集曰天下義氣所在一哭足以震之漢高
祖而哭義帝遂破項羽漢之所以興也鄧艾入蜀北地王

謚哭于照烈之廟而死之漢之所以雖亡不亡也次公于
丙戌三日請哭臨先帝于朝堂即高帝之哭也國亡編哭
所知之死節者即北地王謚之哭也二陵風雨黃髮酸啼
青阪陳濤少陵悲咽次公烏乎哭諸哭諸詩可矣又作蠅
虎說曰小兒輩所壁間蠅虎十餘枚置罋中縊其口仍補
蠅數十餉之會爭咬至盡則自為糧哺大吞小強噬弱展
轉畢命止餘其一更無所食飢且斃乃餉以黃豆一枝其
虫始蠹二然少焉耽耽然免而奮身搏之堅不可食盡力
不捨遂抱豆以死小兒輩乃取其豆置案間凡蠅虎集稍
近去豆五六寸許豆輒能躍起擊殺蠅百中不失以為怪
樵聞而嘆曰精氣之所感可怖哉古人積其精誠或上感
慧與虹與霜或遍怒濤狂風赤旱或旁感禽鳥其斯之謂

哉夫蠅虎之食蠅其性也豆則飛其類也今不令免死之
蠅虎搏蠅而顧能令頑豆擊蠅者蠅虎之精傾于是豆遂
發其氣于豆而騰擲之夫以頑豆而可以氣動况慧與虹
與霜諸紛紛者哉然吾觀蘇卿積精十九年不為不久乃
不能惑一瓶何也曰動于感者惑最拙不動于感者惑乃
神也或曰王仲任虛無篇其辨之也最詳又哭錢蟄菴文
曰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以蟄菴之明大義以蟄菴
之具禪力而忽然以死其有說乎其無說乎幽冥茫茫其
尚有以告我先生之文其有關於名教大率類此

京口談允謙長益序賜隱樓集曰予讀賜隱樓詩窈疑以
李子之才力何求不得安可隱矣方悲李子之降心以
相從也李子乃若有厚幸者尊而名之曰賜誰賜之乎夫

今何時也管子曰社稷重乎親戚蓋以親亡人子未必從而亡之社稷亡人臣必從而亡之此義責諸臣而獨嚴至民則寬之矣李子初乃布衣在從寬之列自幸其可以隱也而感之曰賜且若以為有命之者而不敢違貞凡今草野之人皆蒙賜之人也在愚者不知所為賜而昧之其知者不安于賜而苦之而思逃之其不善承夫賜者也豈易言隱且賜之為言不于君則于父次則嚴事之友其餘勿敢言賜也古無賜隱者李子若于君父之上又推而進之賜之愈上而置身乃愈高李子乃愀然悲曰吾昔南冕以摯者二年死矣幸得不死今猶得憇焉自放令其林堅之性安得不感所以賜我者夫其賜我以隱者蓋其賜我以生者也比李子之所以憂危慄憂憂乎不敢自鳴之音而

其善于報所賜者即在此賜之者誰曰天也天何獨厚于
李子亦李子之有以不泥于天者而大厚之李子曰敬拜
賜敢不勉稱以求志焉

先生賜隱樓集其詩不下五六千首蓋先生享名最早自
少遊閩即與曾能始徐興公林茂之諸先生倡和雖戒菴
先生尚出其後其感懷圖難編哭諸忠詩別為數卷尤不
肯出杲堂所云魯連淚魯公血者也今先生之後甚微其
集散亡予力求之不得李生昌昱砌里後起乏秀者請予
親至其家發敗簏得草藁數卷漫漶中得理其可存者若
于畧見梗概然比其一班耳尚望有心者共求之

先生在思舊館八子中最與先大父贈公厚故予家所有
書畫最多自薄遊京雒十年忽忽失去故予深以負先生

為愧及采詩之役亦已盡力而終不慊所望也

八哀

胡太學士范公景文

胡國經綸手詞源發浩瀚讀書踵長白負氣獨履憚一室憂天

下癸丑卿雲爛流盜彌山東小民咨誕謬始淬硎上銛如流信

立斷壘咨天官卽通簡惟乃衍聿莫不夙夜茹茅登營墳皇路

一以平狐鼠奉頭竈初授東昌府司李
卷中錄胄掌選誰水今湯湯謳禹漫漫大蒐

壯邊堡干城舒廟簾所廩久遠圖敢曰沽聲但說言明主怒綱

繆等習玩臣罪信當誅褫亦奚復愧嘗授中州陞司馬通州團練晉本立未錄
以己卯建言革職

憂時杜陵哭愛君蘇武嘆角巾拜年豐頌禱祝宵旰國事嗟日

非秉成猶晏餐謂非公不可束手徒面謾輔目陳濱魏藻德文若之自非能
景文不能空遺召拜

敵敵方就道倉卒整畫墁嗚呼支夏艱鼎湖泣雲慢天地白晝

晦肝腸裂寸亂拜手百稽願古井痊且厭茫茫萬古心靈均一
朝言公臨難據并言旨意義盡仁并至文山吾道岸悲號城隅弛氣烈
靈均之子予
日月貫無何神州沉衣冠樂背叛可怜政事悉忍過惶恐灘靡
碎小臣事皇天加佑裸今來乞山靈鷄骨消沉瘡時于養病多革悚筆紀

故我政侍郎王公家彥

國步須臾間疾風黃籜捲戰士面灰死百爾但有覬儲才三百
年曾無半籌展烈哉王侍郎決眥登鄆剿賊來暗如蟻奮忍直
前被驚為火却力斷手猶勉怒目生炬光轉闇至徒跣被刺
落墮寧冷骨顧珍五月十三日公被刃與賊同城上被傷墮瓦公儒本儒生文壇名夙寧進賢

三十載以壬戌而進士歷官累通顯禁夜呼鐸邪大理更平誠天子重中
樞兼推聞外輦公也貳戎幕机密非所典伍籍虛糧儲車徒廢

蒐獮挽塞添百焦勞心就頰剪天禍忽不振號咷血流泣日節
死鼓綏臨危肯苟勉多少赴桓者久備公侯選服官乃大僚寅
清勞問端坐令金甌碎偏上截截謠望塵交徂符解瓦拋殲賊
惟公鷄肋奮大義昔蹇蹇一身障狂瀾成敗復莫辨正氣今猶

眠眠爾不如犬

胡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蔡公懋德

中華晏已久目不識金革西賊始熒熒燎原孰敢即控弦滿榆
葭日與偏頭逼中丞朝拜命單車夕飛涉古重三關險

三關偏頭寧武雁門也

竒嵐作羽翼飢青牛逃亡弛迤遂已極高牙壯太原訓民先稼

穡驅幸祀神帝僚佐還灝幅有聲以賄彰或俾賢良抑所不一

乃心惟爾神其殛

公以癸未冬率文武官封祀於因帝以激厲衆心賊稍退再祀闕凡守

衆厲死靡他妖氣日

孔棘獎率三軍士死守竭臣力賊撓寧武東衝圍轉迫仄賀蘭

各安兵請救卒不得雲孤堞深藩書戒初亟所部不滿千忠

精激顏色決戰斬獲多我師亦已踣

甲子二月廿五日賊逼太原求援無應急墮出塞僅據兵首督撫屢望不出勿聽

岷水方濫觴洪濤奔滅滅要害失挹防所過望風北安得百如
公蠹茲且安息睢城不守時事在頃刻嗚呼復噫嘻似公庶

盡職

故刑部左侍郎孟公兆祥及其子癸未進士章明

素王秉魯史紙重君與父弑逆三十六奔竄亦無數滅國書善
詞上下力同拒先皇殉社稷氣烈燦千古以視墨若傳幾人肝
胆剖義虧田橫客仁豈晏嬰主二十一史以茲復幾睹孟家父
子賢熟諳春秋譜侍郎琮璜器正笏列夔虎初頌廷平清載頌
羅才溥公嘗與蜀使涉明顯乃幽直道遭時晦左遷遼間散委蛇飭珪
組歷吏部稽勲司考功郎左遷行人家學淵源長清甄接其武非直遺一經
兼能涉四部舊年成進士告假且未補卓哉少司憲相戒母蹣
所將以儲老材為國任櫨柱豈謂天步艱一朝失御宇白日驟
黜羣皇天如震怒抱持踊無筭函淬討賊弩氣結心肝推舉家
泣如雨大義炳明星骨肉委莽蕪何意刻汗青更勿持門戶竒
節曷忍市聊自酬率土煌煌何人斯通都方調謗勿汗董狐簡

請以授黎渝

故提督三關左部督周公遇吉

高皇昔定鼎酬勲及苗裔竊祿苟成風戩諭天方蹶都督素忠勤應機有斷制帝乃眷西顧性哉汝克世吉拜稽首言微臣矢執銳三關天府雄召募率土隸表黃謀謂三關列戍多用民兵故隸土大同屹前藩雁門聯左衛啼袞苦馳突分屯迭番替鑿水戍梨膚荷戟枕相覽寧夏苦守賊之亂河曲保德切冷套寶永堅飛渡軍士皆鑿冰限虜每斷指裂膚最是甯武田轉諭每不繼仰給河東益但清江南蕡拒狼忘昨天西賦飈接袂旌麾動地未出沒恣睥睨公髮為之指奮呼應手殪却敵數百里堅陴善屏翳雲師也亦云未幾仍大舉蜚烟四野蔽斗絕孤城寒忠憤三軍勵向使爭出力朔伐遼夾撫國事尚可圖寧如瓦落蒂兵疲食大無支吾知不濟北南哭斷腸嚙飢折箭誓背城殊死戰斬艾

又千計賊攻乃益急旦夕絕如系家人軍呼集有元明帝紅
粉一時灰戰馬和鞍縕縕字法出卷之記臣罪實妄委闔門盡焚瘞母為
賊忍汗請死當為厲敬告封疆臣忍顏胡勿逮

故翰林院簡討汪公偉

君臣千古性大義本日炳可怪彼鼠子分曹別炎冷自謂鳳凰
池道遙全要領所讀果何秘嗚嘆過偶梗時予猶有謂鏡中可以不死者不見長源
師肯自欺其影黼黻玉殿清焦勞拜箴警流民可繪圖憂國先
城郢民有才畧堂為慈念一日十急禁園痼無幸沐浴理紳祀倍乃家
人耿北晉長損地呼觴滌悲哽三爵敢多又亟命中書穎正氣
齊黃冠含笑引雙頸倉卒尤正名顛危越加省公聞城破倍夫人耿氏被酒飲畢書壁云身不可辱
可降夫婦同死志節成双遂就縊公就石夫人對公鮮綠徐再投心安謹益靖死固臣
曰雖遭顛沛亦不可失身遂墮瓦砾而死

分應賀者彼衣裘從容相君子于理何暇整杳杳寒夜霜苦月

披顏靄惟香從風歇殘燈照簾幕京塵震地揚此却蓬壺境
兵稱百萬一旦失其猛續也儀型夙人間謝刑罰所志忽不遂
怡然伏罝穿非云惜殘軀抑負寒山盟臨風寄一慟惟餘魂夢
憮

故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京營王公章

於赫蘭陵師骯髒發豐采坐人于春風行身若勿違矢志在漢
臣不穿衣牛餕杜苦與江籬稱物安可挽

公字漢日又
號芳洲

令暨一卧間

奮為四明宰豪右盡屏息閭戶騰樂愷鼓歌今再來信其往靡

晦峩峩柱後文抗聲破苦蕃按部西河曲罕羌諭因壘蒲類策

軍屯焦憂抑過乃公

按甘肅即
古草差地

詎知甯夏區伏莽窈芳達會公以艱

去事勢日益改天禍降自空京營臣罪待逆氣迷黃沙魏闕竟

云始策轡鋒刃交安辭歿戈鎧力屈親被執賊猶溫詞詒惠罵

不絕口劍霜擬膝發

公與兵拉光時守孤城馬上遇賊諭令降曰順我當大有時
即歸與公奮不獲職特奉公請色益厲遂遇棒害

亭亭松

柏孤皎皎冰雪體身志期不屈奚恤爾殂醯同官望風拜曾思

寸心痴所恨不忍仇怒讐積千載謚公曰忠烈饗公惟鼎鼎輝

煌廟貌新溯曉英風在欵歎何荐之潔我寒山蒞

故四川道監察御史陳公良謨

公昔起一介絳帳高扶風屢試必寥旗道樂身不窮引人以

社虛已復如公明徃第一人再戰捷南宮明年上春官七札曾
親詣者公舊身挂誘感德番渴驚作閭官

不空初為大理寺番吏感德通竹舸泛繁島綏練誓必躬

淇子營

甘載而劍之為身正節可謂天險傾不測公勿計宣猷報卓異至誠等額侗奕奕直指聲

諫草震丹楓首發督師奸旋摧悍將鋒

公籍頭參

楊武陵嗣昌

後累敗而過事去矣

國事匡蠹

壞何忍冒膚功雖荷轉圜聽其如折父聰嗚呼疇厲階土崩瞬
息中微臣只一死奚待轉計工皓葱九十餘痛比不得逢作書
拜瀝血虧孝全孤忠幼妾方侍旁請先殉我公呼其父母至遺
歸注敬同弱香緹絺會曉碧赤蓮叢豈放金谷樓當由盛德隆
妾時年十九公遺妾母不沒先就塋

不言蹊桃李以樸振袂蓬賊亦畏公烈相戒毋加戎予集同志侶為位饗序東大義正嗣續防嫌矢至公衣冠千

輩赴天地加穹窿浩英曼占立皇皇曷其終

雁字

丁亥腊予輩被繫囚閬三月指若懸椎會有持梅花供臯陶者予顧天放曰古直臣曾受辨香耶天放微吟出舊所和中峯韻共欣賞因與刪寬十一披訂十五昔人笑索梅花補舊詩殆其謂歟輒復廢咏得十律覺冰香融液助我堅貞花靈甫加額謝去而雁行羣列嘹嚙不已招我于層霄矣予兩人併睇久之飛有序不犯異類者岡得離焉不妄謀稻梁不謂蘆葦孤蒲中乃有此各增感悅作雁字詩昔駱義烏在獄咏蟬故其潔狷飢不苟食如雁軒之物外雖孤羈岡失性詎不偉然以義烏之才不克底績况其餘手吾將語雁使橐毫焚書冥飛而已天放即楊侍御園石也

得其稿選定存之其餘佳句尚多如鵝溪月掃千尋影風穴
星鋪經文文又曰鄉心為寫重闌月旅笠空蓑八陣圖曰木
落洞庭秋思懶乘風招賦海棠魂曰瘦骨應教仙墨縉曰一
旦滿羣爭坐位競譎四面展霜毫曰風剪斷紋摹鐵線彈驚
折服墜銀釵曰點借偏旁為救應巧思布置為面翔曰稱量
一天星斗燦掃空豐堅腕蟠回曰騰老似垂日給子花生應
夢雁來紅曰縹湘共許將身等雲物何勞帶氣望曰挑破涼
烟下教蕭白野性凌闊如限鐵驚心避網為操枝曰樂府半
耕朱鷺曲沙場橫斷白蛇妖曰腹餽圖經呼外史記留松墨
補遺篇曰驥駒酒共征人淚蟋蟀淒同秋士心曰接鬢頰嫌
相掣肘交鳴端是共題襟曰百花洲畔呼上部采石磯邊吊
翰林曰雪映蘆汀何處讀風經花信幾時歸白百笏空飛道

士精曰一葦枯禪春水觀百壺潤玉映書濡曰魂依故國傷凝碧想落中吳愛所南曰歸以正經裁七體率其兵氣總三端曰贈木緝香吾無隱愛等然冷性所甘曰數行露布飛音捷網投前禽空乞降皆沉博哀楚予生平不喜此等題若先生詩有關身世非無故為之者故詳錄之

偶興

啖芻無棄筭烹狐史服腋以裘却重寒因占鮮戾迹感物物不恩視怨姑以德

年來

年來瘦骨狎輕鳬大市挑禪趁短襦茵耳魚羹風酷浸糟床壓酒淚終枯編年江左徵君亮議謚孤山虜士逋乞得湘東三品筆忠魂烈魄未勝鉢

荆國雄麾志滅吳薛婆一旦作虜俘衰年竟負双旌節異寵空
須一大鳥百口只堪三嘆息編書勤使七鳴呼至今骨老江頭

水白骨紅腥洗本枯

謂方安國也唐薛納與契丹戰遼房中射為薛婆羅祖愛馬名一丈鳥

破褐餐風袖手垂發爐村禪耐呼頻騷愁欹寄槐為國潦倒甘
于酒作民射史數行總半錯敵詩一字十分貧聞翻國子先生
解未許昌黎嘆不辰

垂翅還隨小鳥籠不因到骨為詩窮人心已共陰雲黑野燒長
連箭血紅削脰龜毛矜識毳屠殘鷺股嚇腸熊欹呼一谷榮為
波視道山山已盡童

說苑武行德長八尺有力員新自給號一谷榮

雜感九言

閑虛老鶴何天而不飛紫筍青菘何山而不肥一幅之中裏我
數縷髮半溝之月殆我斜支扉此時蟠蟄酒林左右把更有龍
團活大聲息微北窓梅月相對足冷浸南岡飛瀑懸注增光輝
一徧潛夫論佐幽人賞九星寒岩松當曲徑圍祓除世事夢
瘖與晴采伐山殂離離芝與薇格眺楚江招魂呼屈子傷心國
史束筆問劉幾吳山拋甲縱歌齊熊耳淝水投鞭何曾窺燕磯
八公山中草木真勁敵五人墓下志銘何高巖噴口乳目猶操
干戚門啣木涙石會使精靈依狹渝張顰決爪白晝橫麒麟鬚
毛歛趾吾道非天若有意生民望人出寧必深宮夜夜焚香祈
昨夜蟋蟀入吾床下鳴一聲一聲催并刀尺聲舊衣衫破支吾
新布縷天菜園蕪營理短豆棚老妻對我屈指近年事諸子因

君落魄無一成塾師端陽重九饋餉廢藏書孝經小學章句傾
少女九齡辟纏隨阿女稚男十二問爺尋前程有秋聲熟瓶儲
已累磬向冬漸冷爐火更安生水刊渠成甯足煩熱慮學增命
達空自愛微名東隣椎牛不如西鄰杓祭福中堂赫馬及笑牧
監輕同學少年不賤殊無謂深山癯骨自傲有誰矜磨洗敗硯
時拈四聲韻珍重薄簾恒裹三足鐺剪蕉摘柿都堪着書用釣
魚燔兔祇為先觴并寄語江南渭西榮達子本來仍是吳儂與
楚儈盤石延牆千歛不可耕草人達鷄百輩不可俾梟之兔
然何嘗任縹絡垂垂蕪麥異堪佐飪烹柳花查絮難充木棉用
蓬條作幹豈中柱石程五石之轍莊叟誠難詰棄疏而鵠鮑焦
終過清監諱防民口甚防川瀆覲閔受敵侮勝受劓黥咄咄幕
府參軍習蠻語時時南冠繁客操南音赤壁縱火餘皇宵掬指

楚幕有烏天瓢夜下兵春秋大特西書繡葛戰綱目鄭重一志
准蔡平此自不關書生勤蒿木耶復相與吾道門夷庚大家名
家莫從標榜得說秦說楚安事揣摩成只不見聞是足驅山鬼
但明淡泊已足乃無生非有金丹一擣凡骨換縱成頑仙不如
才鬼榮將軍射石飲羽未必詳里兒墜馬折腰未必殃從來天
廢何至并人廢不見人荒反足開天荒會稽栖鳳廿年羽翼備
京都簞然轉賜鱗甲翔冰蒐奔逸鉄何頓鞅轡星河瀆防五丁
築堤防饗鑠哉翁裏草標銅柱鶴揚之叟持竿應玉璜勿以咫
尺義酬奔駒影莫因風雨晦令鷄鳴坊忠經豈許扶風絳帳擬
孝傳奚必曾子家策藏秦吉了禽折死身高標虞美人草聽曲
意傍皇湯湯者畜源向東干折峩峩者嶽麓分鎮五方我弦我
匏我自用我法夢蕉夢鹿夢豈同夢獮漫謂鵠音能食桑椹好

怪底魑影敢煩旭畫狂何日驟虬蹕雲呴闔下問南箕一掃
濁世糠

董次公曰是詩束筆於驚鴻退墨于怒鷗浩浩森森如電
掩雷奔漲水歛決自我而前自我而後未見有能奪其轍
而舞者極人生得意事也

苧蘿村屠孝女歌

諸暨其名最古入越絕水經諸書而人物之傳播千古獨西子以苧蘿特著予閱志得南齊時屠女喜曰此足以奪苧蘿之席矣屠女生不辰父瞽廢母復沉痼終鮮兄弟鄰戚盡怪之乃移居深塢之中晝耕作夜織縫以供二人無少倦及歿含鉛營葬拮据粗備朝夕奠祀必盡哀夜神告之曰汝至孝動天命汝治病一方可得富女訝為祟也不應已而復然啟廸數四方乃稍稍歸隣舍病女固未嘗讀數難書不按脈但以意治之輒效乃大售里中少年競謀聘娶以坟墓無守者卒謝却不嫁獨居數年山賊行刦女死之嗚呼何枯斯女也耶余曰此正天以完節付之全其志也夫女子無嫁而恃弱身孤立歟以久存于世也難自此而孤貞烈烈足自千古于

是苧蘿一片淨地乃可改施姓而冠以屠矣昔王半山欲爭
謝公塾則不可獨得此女足以奪苧蘿而無愧余故論次之
以告當事宜俎豆其鄉云因系以詩成四十韵

苧蘿有奇女哀哀命不猶門祚一衰盡弟兄終鮮傳父早失
明張張復安求日夕侍床第天只痼莫瘳並生天地間獨我瘁
百就鄉鄰盡嫌怪親戚棄道周諱風久衰息舉目誰扶闌寂絕
嗟非民故以身作謀負性烈且慧達移若避仇苧蘿杳僻村隱
忍事色羞晝夜苦耕繆力作不敢休墟野拾橡栗藁竹雜薪槱
衣食粗給足天年亦苟偷贈爺以天日視母以忘憂人謂樂趣
盡女為生事優無何日馭額相繼淪一邱瞬號泣泗漣唶歎苦
未周薄葬依王孫正斂死黠妾赤手築坟土矢願同發鳩積累
半艷封應來神助不子立奉祭奠顧影幾春秋至性馴兔鹿丹

血變松楸淒風來習習哀鳥呼鈞輪冥漠天鑒照神語致富由
試用橘井術可愛尺只酬女訶邪祟侵守正不掉頭再四啟乃
衷行之果效牧畱者慕高義爭來聘宿瘤忍使親祀斷而乃亟
衾裯半丁甘鑿齒歲月徂悠悠造化信有憾良願多刺謬山賊
顧何知一命淹浮漚誰識此玉成完節死益邇人生會有地得
所更何尤考古貴識斷旨趣宜冥搜嘆彼傾國姿呈身歌舞樓
賞詠盈千古聲施增之眾終亦沉鴟吏徒資興廢郵閨閣有正
誼家國非故謀茲村宜易姓永為居女留

先贈公曰近有蕭山人爭西子為鄉里甚健昭武乃教以孝
娥易妖女得毋恨唐突也

先生有滿江紅一闋和宋鄧忠武王韻同弟景戶部作曰蒼
麟泣猿盲左春燈傳難歇棄安壤帝佐王師忠魂慘烈任黃

沙掩盡雲南邊青霜留看漢月九頓首湖畔鬢封祠同仇切
兩京淪何時雪百蠻矯何時滅廢曾孫尚整袞嘗無虧缺
靈武旋迎鳳輦華洗水驟踏龍堆血卷終綸坐釣小橋西摩

巨闕

先生詩既無足本即予所見者亦尚多佳句曰飛觴程氏澆
文塚畫竹彭城草襪材曰老蛟努力扶天闕黠鼠吞聲死橐
中曰太白醉沉芙蓉色殘紅燒破鷓鴣班曰秋海棠香杳在
韵江瑞柱美美于端午曰前落萬山疲雲閑孤月寒曰酒釀文
章草詩傳旌節花曰簾舞香山敵鷗閑至一叢曰著書謹封
固畏客簡逢迎附存于此

先生真草書見于世者極多顧不知其精篆學予嘗見其陳
良謨志石篆及董文諭守諭擘蘭帖首篆皆極工畫尤難得

續耆舊卷四十八

全祖望謝山選

披緇諸公之一

寒香道人戴范翁

自浮石周氏三先生借徑避世皆披緇而在披緇之列其餘尚有如周丈頃孫孫丈子達輩並以有名經生義憤國難逃禪終身倘其詩尚存搃不當置之傳燈偈中而求之末得最後始見寶岩寒香道人之集非和尚語也而惜乎逸其名乃別錄之

寒香道人戴范翁軼其名與字知尋甸府齋之後也道人嘗謂諸生何以并其名與字而失之曰道人性孤另當披緇時削其譜系之藉歷年久遠無復知之者曰是時披緇者多矣何以削其

譜系之籍曰道人于丙戌棄其諸生于丙申始入道呼其妻若子若女盡難其髮而遣之男為僧女為尼遂告于先人而削其籍此同時披緇者所未有也蓋其意若惟恐有禍患以累其宗党者而去之曰彼披緇者亦人之常何足以累其宗党而必去之也曰此可以相見道人自丙戌以後丙申以前之所為也蓋道固蠻灘鯨背間人物故愚貽宗党之累而削其籍諱其名非以披緇也前此戴公子弟其能有究其顛末者而但以道人目云誤矣曰子亦何所徵而為斯言也曰吾証之于其詩蓋了然可見也曰然則張河內起志其塔何以不一及此也曰是非河南所知也嗚呼改步改物之際其以奔走戎幕之豪而自汨于黃沙白足之間沒其齒不使人知者蓋多有之道人既諱之矣而不能自禁其詩是則其灰心之未死者也道人所著凡五

集尚有和中峯淨土詩予少時見之今求之未得其杖頭吟予
未之見也道人釋名等慧字爐雪受法于木陳初居太白已而
居奉化之九峯最後居寶岩其子元沛相依為徒得年六十有
三高武部隱學逝世之歲也吾鄉自望京門而里凡十里為浮
石周氏顛和尚醉和尚野和尚所居也自浮而西又十里為桃
源即道人所居也自茲而南又十里為戚浦王氏宅于曲樹之
下不了和尚所居也故國遺民相望在一葦有非佛燈魚鼓所
能收拾者非徒桑梓敬恭之思也予初求道人之名字既不可
得後讀其集乃知其嘗號菴翁因以署之

九峯山居

縹緲雲間一草堂萬山環護自幽藏庭無車馬晝如夜徑老松
衫暑亦涼細雨暗滋苔蘚色浸霞閒醉薜蘿香子規聲斷聞啼

鶴簾日薰風日正長

客裡頻過行路難層崖聊借一枝安春深烟柳絲凝綠秋老霜
楓血染丹日影穿簾窺午夢菊英沿砌足晨餐而今與世應無
患者得逢人垂面乾

紫芝滿袖豈須裁野客携鋤去未回戶歇歸雲時不掩寒緣待
月夜長閑偶然讀曲傷蒿里却笑披裘坐釣臺惆悵昔人方默
默忽驚涼露點蒼苔

和尚之自序曰予少而賤蹇值乾坤焚蕩味世情如嚼蠅
餕形易服矢志山林丙午春始罷奉歸里寄跡九峯山院
觸目感深息吹籟發漫成諸作予老和尚以丙戌棄諸生
以丙申祝髮其自丙申以前蓋游于桑海之間而諱之是
以一根觸于嚴子之披裘樓公之垂面子規啼鶴倦倦不能

自遺是皆非行脚人語也尚論其人以知其世和尚乃自
漏洩機闕矣

秋高八月晚風號絕頂寒松鼓翠濤天送星茫焰漢史憲携花
影讀離騷生成自許同樗棘俯仰何能似桔槔豈是深耽泉石
癖此身久已謝勞塵

纖柳鶯聲弄晚烟倚欄無語獨蕭然河山物換殊今日野栢花
開似去年一枕清風飛夢蝶半窓涼月亂啼鵑總教富貴求能
得肯向人前爲執鞭

滄海茫茫正橫流有生只合早歸休籬藩幽鳥方舒翼貪餌纖
鱗自看釣傲骨聊將借木石閑身應不事王侯陰晴曾畫隨時
過一任攀鬆雪滿頭

細雨瀟瀟早閉門乳鵝翻葉近黃昏庭除亂落間松子石罅斜穿見竹孫心入八關齋舍冷身垂百結衲衣溫寒泉皎皎清千丈流出青山撓不揮

揮戈

揮戈難挽夕陽斜底事頻搔幻影誇蕉下有人迷失鹿杯中無物漫驚蛇應怜典午一星火非羨東陵五色瓜浩浩紅光駒隙過幾人回首味烟霞是詩全不自諱所謂露出本相者也

年來

年來無事覺蕭蕭獨倚南窗伴寂寥架上有燈惟對月案頭無紙每書蕉雲慙負得遙歸岫泉嬾隨波自隔潮知髮婆娑形影覩比身合伴老山樵

有感

升沉窮達任高低萬物何勞一與齊觸漢松枝方傲雪隨風柳
絮自沾泥中原逐鹿休誇捷岐路亡羊熟指迷役役諸公空皓
首半輪斜照又沉西

文藻

文藻從來媿不敷閑名誰復播江湖死灰入地終年冷橋木參
天隻影孤架有南朝諸史在囊空新鑄一錢無當憲祇愛凌霄
竹豈羨嵩山九節蒲

和尚已自立公案然太不密矣

荒塚

荒塚休嗟水澤淹凭多陵寢挂泉簾愁聞蜀魄啼聲切空使湘
筠血淚露雪窖至今悲馬角鼎湖誰更憶龍鬚當年弓劍今何
在隧道空餘草色纖

濃陰

濃雲散綠影霏微漱玉寒泉滅石磯種竹自怜山骨瘦移花深
慰土膏肥乳鳧傍母臨風浴野鶴携錐帶雨歸蠹爾有情能自
惜世人何事蹈危機

竹籬蓬戶野人家溢目風光豈有涯雨歇崖前惟見瀑月明林
下不聞茄殘蟬斷續迎風柳寒雁縱橫宿露葭相對漫言多寂
寥一庭鼓吹有鳴蛙

携筇迤邐度山椒忽聽歌聲鬧采樵野蕨正肥秋雨濯老梅初
放遠香飄深慚負柱中流石自笑身同五石瓢杖履荆榛逢斷
碣細簾遮認前朝

不欲聞邊茄而細認前朝碑碣雖欲避危機其可得乎和尚
于是乎失言矣然讀是詩而不知其意和尚于是乎負屈矣

寒碧

薑芽初茁短棚遮籬豆方垂蝶花瓦竈滿盛紅杏酪磁甌新
泛綠萬茶閑中自慰歸田樂夢裏猶驚客路賒暎夕陽芳草
外一溪寒碧蘸飛霞

歸田則知其不僅以諸生入道也

幽居

隙駒影裡搃痴熊老我餘生寄翠嵐但使鶴枝容借一何須兔
窟妄營三峯栖名宿山彌古川有潛龍水自湛寄語風雲須有
日莫辭蟠屈隱寒潭

以上皆和尚九峯山寺之作丙戌丁未戊申三年詩也其
時天下大定而落魄居然有丁鶴年宣光綸旅之盼真頑
民矣

寶岩梅花

彭澤深耽菊吾今酷嗜梅傲霜寒色挺帶雨暗香回渠為腰難折予因念累仄淒清殘臘裡對影獨徘徊

十幅隔溪幔迴環綴綠英放身天地牢倚枕夢魂清浮動香初永參差影自橫廣平心似鉄亦復為移情

俯仰高枝下相親形影俱素姿光射月逸韵冷沾裾予因怜梅介梅遜笑我迂此中應自曉甯同鈇和譽

古寺深雲際瓊葩隱翠微花槭春自老神遠夢頻窺放鶴人何屬騎驢客未歸相期崖壑裡莫與素心違

寶岩梅花絕句

休恨人扳折其如隱不深若干危嶂植何虜野踪尋
一晤對惟吾汝昂藏興自賒空山忘歲月藉爾十韶華

既矢水霜節應堅邱壑情若移東閣去斯負北山盟

禪頌

玉貌從來不染塵繁華冷落夢中身請看寂寞長門者便是當年金屋人

風落賤紅點翠頻白雲深鎖洞中春不教一片隨流水何虜漁郎來問津

鄞之錫山為四明東洞天門戶其地絕勝與建寧執戶有橘橙之園不下吳中東西二洞庭而其寶岩梅花千樹尤為絕勝道人自序寒香集所謂蓬蘽相抱不知梅花之化為爐者爐老之化為梅花真避世之區也獨怪是時遺老如林都御史蟄菴周監軍立之五常博水功周順德袁雲陸公子春明宋徵君正菴董布衣曉山以及聞蕊泉周蠶爐之徒無不採梅于此而皆未

嘗與道人酬答其晦迹之深不使人知直至身後尚無識者則較之梅福姚平仲更奇矣是時錢徵君摯菴于道人為同門交最深自言道人常為紳士所困力與王進士振先衛之得無恙然亦不能知道人之顛末乃知其晦迹良苦也

姚辱菴曰予讀宋道民詩凡二十三人豪極節渠當元并海內日或上書或仗劍或浮海或自沉其不平之鳴傳于翰墨以為吾昨祭家人之常事耳乃阮已脫而繙矣何與人家國事不知古人有行之者傷心天祐未搔首懿宗初西風滿天雪何虜報人恩比齊己詩也一朝市義違百代名獨擅此皎然詩也微雨空山夜洗兵此法振詩也言將身報國敢望祿榮身此修睦詩也蒲團挾策比皆大力長者現身以示之教之皆原于忠孝耳

續耆舊卷四十九

全祖望謝山述

南湖九子之二

徐戶部振奇通介集選

倪評事元楷白蓮集選

附寓公

李嘉禾國標

沈文榮麟生

林監軍日宣

淳屠榮山

南湖九子者前武部高先生隱學所為耆社也辛亥高先生慎選有道遺民集于南洲迨慶十六觀得九人而前戶部徐先生最長即通介也其次曰前太常王先生无界曰前舍人邱先生梅仙曰前大理寺林先生荔堂曰前明經徐先生霜龜曰前徵士錢先生塾菴曰隱君高先生廢翁

曰隱君李先生景堂隱學齒本第五以廢翁為其從父故
降焉已而公議延前監軍周先生立之前大理寺倪先生
端卿四方高士有五者別為署寓公云座王卽旋下世惟
通介與荔堂最長年今予所錄王周二先生已見榆林四
家中卽先生已見從七諸公中林先生與霜草已見鶴山
七子中廢翁隱學已見蠻覽諸子中景堂已見砌里三李
中其自通介而下分錄于左蟄菴集最富自為一卷通介
選得若干端卿集不傳予力求之僅得三十首為錄其可
存者而以諸寓公附之合為一卷其時耆社寓公亦不止
數人今僅此耳

通介道人徐振奇字可貞一字我庸少有至行呐然不出諸口而
大義所在守之甚篤其與人交卒不妄許及相得則略然妄形

與錢忠介公善忠介之貴也先生未嘗通一閭及起事江干將不次荐之先生因辭而止國遁入東錢湖之青雪山中棄家不一顧已而沿湖盜起先生累當厄然卒不肯去居山中廿餘年諸子前往固請乃近城東角巾方袍與時貴接風日暗和扶杖遊城中之湖上過一二素心人談忠孝事以勵晚節徑行之地雖婦女兒童皆知為徐先生也時論以為漢王彥方之流通介道入者先生八十後所畧也

先生之集八卷藏于家予屬錢君中盛求之其後人秘不出七往卒不可得中盛乃屬其姻人往請又再三始強出之中盛喜曰吾卒不負君矣先生在星中未嘗赫赫著詩名然有道之言一巻知其為義熙貞士是非臚金之輩所可語也

不寐

孤眠不審夜如何入耳寒虫唧唧多一萬八千虛度日想來縞是暗中逼

迷懷

瓊樹聳南枝不為飢渴漿得之勝沉澣感激深且長如何一九
銷不念彌歲傷吁嗟腐心藥使我空斷腸別來越九秋愁劇舞
商羊深憶同盤食此情孰可忘不言長相憶歎語濕衣裳淺句
侵人腑孤懷兩目藏性癖悲離隔而無四座光慘淡方撒手如
或結中央為甚終不釋午夜終旁皇思徃咸池邊驅日出扶桑
勤致相思苦重言解佩纓蒼旻不善意故使幽浮梁淒風吹動
魄愁雨滴盈眶江濤峻作巖鑽鑄凌于霜黃犬識歸路征鴻候
夕陽散通雙鯉使天水正臨茫以我相知心伊人豈樂康端居

時盡意見我淚浪、因之憂愈深為彼癡憂防已悼空齋寂歸
來夢裡狂風恨峩眉月兀坐對湯、倚樓時悵望木杪見風牆
無能生兩翼飛附別君行嚮莫竟何事不復問縹緲蛩聲亂滴
澑愁耳倍攘、始知陸平原不足憾蒲塘豈無家室愛知音世
所荒眼見逢迎兜轉瞬變虎狼涼風括地起綠葉日以黃願言
松栢意母因衆卉亡我輩鍾情者悒快復慨仇

次謂伊韵

世情如草復如脂墨翟因之泣素絲翦蕊芬芳薄寒節竹枝滿
洒半枯時夜長擁被研佳句畫厭當忘理舊詩高士不隨物感
化多君匡說解入頤

從錢青泊江橋未至數十里有感

錢青廿里近江郊仄里楂亭一望遙月冷清波臨古廟山闊平

岸鎖長橋前途營壘今何在
衆日旌旗徒爾勞客況蕭條慘玉

瓊鶴鳴猶自鼓輕舠

泊義橋志感

鐵牌擊碎聲名著浙東義旗長城倚精兵健馬超等倫鳳凰山
前拜郭李旄頭未落日無光吳山立馬超水稽士卒脫巾旅營
走大將願降身已死嗚呼英雄成敗非所論壯士頭行三百里
方氏提戈挽落暉末路功名何若此

庚子山中午日

聞說樓船將出海魚然叱斷畫行人誅求物力空皮骨供應軍
儲連夜辰壯士願言終復楚窮民何計可逃秦徒懷孤憤霜盈
鬢蒲酒相親自苦辛

和荔堂癸丑三月十九之作

黃帝騎龍三十春孤臣感事倍傷神忍看枕櫈追遊伴儼具衣
冠拜聖人二祖列宗應鑒格老兵退卒共酸辛恨吾想坐如幽
犴獨治高朋作比隣

丙辰春偶病耳聾見者笑之因作雜體

雷振山崩搃不聞時覺松濤來戶側天子宣麻幸無分佛演蓮
臺聽不徹聖賢道墨紙上看空勞學究初、說醉人詬罵也無
傷汝自淘、我自說王淳錢鳳逆謀深我卧帳中疑不得茂宏
一座盡吁朕我生其間不失色野夫不受將軍令一任忽然金
鼓節我愛元亮無紺琴腰脊不為五斗折我愛達摩無字禪西
來大意此中覓愛我畫家無聲詩天地文章皆顯設我愛布袋
山門坐年去年來笑不歇春鳥秋虫應候鳴我自空堂甘寂、
人生百年會有時五宮勞攘不如逸日歌其首真歌室口歌其

卷之二
緘心欲晝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飢時吃飯倦時睡枕源深處津梁隔我聲惧有不聾時聞滅聞性終不滅百端交起盡由聞不如聾到身形沒比道只許問道人天荒地老誰能識

倪評事元楷字端木一字端卿諸生倪氏于宋元不甚著方國珍
割據時有為之恭政者入明遂充衛籍隱約歷三百年錢忠介
公之起兵也倪氏從立者二人其一為按察僉事懋意其一為
先生嘗以布衣從戎忠介公道人之跋關說王武甯莫敢往者
僉事應命去遂招之仁使拒去已氏之批論者比之李拖其三
下趙及僉事入閩而先生在忠介幕中亦有勞授大理寺評事
國亡僉事分守建寧死節先生不肯雄髮幅巾自如然社門而
居外人未之知也一日監司試士夜生唱名呼士入先生暗中
竊徃觀之有仇家見其髫鬌然遂首于官下獄先生不屈時
華僉討嘿李職方昭武以五君子之事同在囚因與先生共一
狴高歌院中不王不屈麁鬼一聞其聲徹圍靡新令之刺史也
不奉令者殺無赦其事發悔過肯諾者輒赦之而先生歿以死

拒命刑有日矣其弟子謀以奇計出之有道士曰是何難者乃以酒從先生飲誘之使沉醉先生昏眩不醒者一日遂蓋去其髮司獄者遽以告得出先生尚朱醒既覺大怒歎自嚴其太孺人曰不念汝覩耶先生為之瞿然自是賴逃之禪浮屠禁山者故孺生亦有志節不就從金錢浮屠博融學博融為有道浮屠王常博水功嘗入山參之者也禁山免學禪然終不喜為曲盡座上人所交皆儒者其和常博山居詩極為世稱至是下山住城之白衣寺與先生草堂近朝夕過從先生入則傳母出則從禁山游已而毛監軍象來為西臯六子之集先生實為之渠高武部為南湖九子之集先生亦豫焉落落穆穆不輕言笑其在諸遺為最孤冷庚申孟夏病甚致書禁山曰吾恨未能如仲晦之委骨沙塲豈祈多壽哉惟是有親未莫或得仗佛方延半年

之算了此願矣其如不能何仲晦食事字也是夜夢現金塔化
為白蓮次日卒先生之死迄今僅六十餘年耳顧倪氏後人衰
甚于求粉社軼事倪氏為最後食事尚有後人然亦不能言其
先人之大節至先生已絕嗣竟無知者予從諸先輩集中爬梳
薈萃畧其首尾而食事已無詩可錄故并見之先生傳中嗚呼
以忘孝之人而幾于不傳是則可危也已

游太寶山訪用無和尚讀其齋茶經乃騷詞

離郭尋幽詣上方遠公語錄滿禪床東山覽勝唱酬徧西域開
宗答問忙心鏡已懸雲外月筆鋒猶帶雪中霜慈悲痛識三閻
憤續賦招魂幾十章

耆社諸公留宿舍惺半軒

風雨聯床叙舊盟酒醪夜生喜同傾棋聲敲落一天月燈豎斜

穿四角櫺故國尚留精衛恨中宵漫聽鷗鷺鳴諸公有調諧鍾
呂愧我亡人謬句評

雨滯羣公聚未多初晴愛月挂松蘿不嫌委巷梅花冷喜有高
踪藜杖過凍水幸隨諸老後香山殊少一人何殘茶罷後東方
白忘已新春髮已皤卽社長金已下世

秋日聞警

西南烽火急傳令守金城萬古星象無心看月明荷戈徧赤
子盟成用書生跋望平安報何時得罷兵

李嘉禾國標字君龍學者稱為梅岑先生本奉化人積學敦行顧累蹇于場屋晚由明經得知湖廣嘉禾縣流賊正躡踰之楚先生不得有所為在官八于餘日抗効竟去已而國少驟更杜門避亂日以著書為事山寧大起奉化尤其要地先生遷居鄞城之東丁年宜乃歸別號明麓逸叟逾年八十幅巾深衣里中後輩推為耆宿謂其大節大類泉明云所著有五經圭難考讀史等書詳見果堂志中南湖九子之集隱學督菴果堂皆致書首延入社

北山哀有序

北山哀為貞烈婦汪氏賦氏歸葉門葉之先有真人以道術顯今微矣婦稱未亡人倚道孤為命薄含可供餧粥傍伺者奪志未能獨居靜夜誘之博之不得時艱歲歉勤十

指哺兒不幸為痘夭埋兒父側泣別先祠致禮于昔之伺
我者蒸嘗為托出其餘其隣有斗勺之逋悉償之紩其衣
裳鑑于內寢時年三十有三成仁所義幾幾似之矣常事
者方修邑乘而貧賤無由上達甚有以匹婦之諒相誚人
心世道重可哀也枚所聞而著野史以俟衆風君子并祈
闡幽様筆表而傳之

葉溪之水不盈尺人言盈涸隨舟渡鶴去千年水不波誰知凝
儲負娶碧溪流清淺山骨肥石齒冷、礪四圍諸峯鎖袋蒼幽
特神仙節烈先後輝門有葉婦汪之子苦節能負堪入史從夫
從子大義明氣壯烏峯、培墻當年不造違舅姑黃鸝旋歌引
隻雞如茶忍遺死護血泪和泣滴中夜枯趙氏抽絲薛氏針、
針繆、有兒心東鄰治客塗半額巧誅狂謀撲莫侵靡他自矢

凭誰說手挽嬌啼時對咽天乎復奪宣孟孤母兮不報同甘穴
一家骨肉相返隨守正猶云婦宜最羨秦然生死際和怨酬恩
事一奇愁雲為爾山頭立憲氣號咷浪花濕葉家溪畔石峩峨
半是流聲半是泣楚山白壁原自瑩嚙、笑彼青蠅聲塵世已
無太史簡臧乘何能壽爾名惟有夫人嶺上月北原高下歲寒
雪當年携所正氣俱形有銷時光不減

和荅陸華星見贈韻

大雅久淪寂編懷遺世賢方袍留古貌枯管送華年靜挹一湖
月間吹五岳烟何須尋劍棹老友驛祠邊

沈文學麟生字丹徵南直隸宣城人也沈氏于宣城為上姓至明
亡尤多才留守壽崇殉承天壽堯以諸生殉南都、副史壽獄
殉蒼水江上之難而壽林則東林眉目當世所稱耕岩先生者

也文卿為副史長子雅藻翩、丙戌後棄諸生已亥後削髮初
穀于靈岩儲公居堯峯法名大瓢字用無又在笠在已而之姚
江之黃竹浦依梨洲兄弟以居築聽龍菴于山中尤與晦木唱
和相得叢林稱為聽龍大師其後亦嘗居慈溪之寶峯而寓鄞
尤久每歲一至江西卸職方魁名殉難其子為父學所匿鄞有
南湖九子之集每設一席以待寓公之有前存者文學首豫焉
所著有蟄菴經

贈林壑菴

陶公山右明州東箬岩應答日光瞳上有奇人來洞府石函煜
燁雲烟中文詞拔藻揚金殿鸞鷺驛駔人爭羨風氣居然文種
遺雪梅霜松傲寒晏樓臺百尺岸層霄指點蒼涯積水遙有時
星辰寒翁島有時桴鼓暗靈橋官奴城上傷明月鑽翠亭中弔

蕨薇屬指天涯復幾人
綆、鉄石支窮骨

林監軍日宣字君言一字萬算閩人也嘗仕閩中己丑庚缺

錢贊菴舉者舊于歸來閑留飲以詩見贈次答

鉄骨綆錦盡碩者一樓高會正當期竹林酒裏留天地風雅壇

中華書局影印
中華書局影印
中華書局影印
中華書局影印
中華書局影印
中華書局影印

重壓倒峨碑絕妙詞

淳屠巒山大畧已見倪評事但不知其在家姓氏及出世之詳惟從董丈曉日集中知其有托而逃者評事在湖南社亦嘗拉之唱和予求其詩集不得從評事殘集中得偈一首

春日端木居士見過以偈語作問答

易讀有聲句難看沒字經端木 古今原沒字佳句半無聲巒山
有真都是假無死可全生端木 死生均一幻真假西沉冥巒山

續考舊卷五十

全祖望謝山選

南湖九子之一

錢徵君光繡字聖弓一字蟄菴知甯國府敬忠子也少隨父僑居
硖石因盡交浙西諸名士已而隨侍游吳中宛中南中盡交江
左諸名士是時社會方殷四方豪傑俱游江浙間因盡交天下
諸名士先生年甫及冠諸宿老俱重之甬江聲氣之盛自董蔭
四先生首興東林相呼吸次之為王華諸生而繼之者先生也
講學則師名齋設禪則師木叔海岸論文則師牧齋友朋所嚴
事者則夏瑗公楊維斗姜如農陳臥子林幾之薛更生陳元倩
陸鯤庭翁垣人黃九烟萬允康祝閑美徐闇公麻孟璿沈景山
耕岩吳次尾沈昆銅沈君牧顧子方顧星源孫克咸錢開少張

沁水李叔則陳定生閩古古查方舟巢端明金道隱張仁菴徐蘭生談仲木徐元漢余談心周子佩方爾止陸水修皆魁傑不羣之選其後或殉國難或稱高士者也石齋門牆高峻然雅愛先生贈以法廬之銘法廬先生破中齋石也甲申春上書南樞史公請急引兵勤王以救京師之困而先生以飛騎追遷漕艘沸資盜糧史公答以其具曉忠懷即圖進發赦王請制先生累言于當道深以立馬量江為憂陳元倩方按河南乃檄先生知舞陽以親老辭不就而力經營周仲馭之獄俄而國亡從兄忠介公舉兵越中先生居破中知事不可為不赴破中亦舉兵先生不豫自此依佛益甚自署寒灰道人先生居吳中久已習其況味談皆四出必有明理一茗一粥非其手製無可意者故不輕遇人食亂後歸甬構董蓋菴誠閨歸來閩先生之逃懦入墨

雖其宿根所近然日啖龜羹作牛心炙飲醇酒依然本先贈
公堂誦之曰狐非狐貉非貉拓跋史所謂獺也駝非駝馬非馬
龜茲王所謂驃也每設西竺三家書娓娓不倦然其與法幢和尚
論素位以為必如蘇武洪皓方為素位並非隨波逐流之謂此
則儒門之偉論也沈侍郎延嘉為當道所迫先生致書戒之侍
郎故無出山意而先生之箴規則三代遺直也先生平日風流
謹藉蒲散自喜晚年感懷家國漸以憔悴遂成心疾戊午之夏
忽以憤懣自裁聞者傷之先生性頗褊其所不合莫之能挽一
生以反明為性命極縞絰之勝硕有為士論所不與者破中周
孝廉五重先生素不與諧詆之為僥父破中舉兵五重司其事
也而軍敗死節先生以舊憾仍力罵之于是頗招譖議謂先生
陷五重而殺之雖同學林芻堂高隱學俱疑之已而知其無是

事始招先生入社不然幾遭割席矣先贈公曰近來文人之爭
莫如陸競庭陳元倩然競庭以乙酉死節論者謂足不負競庭
也蟄菴縱于五重有恨及其大節如此猶多詆罵則宜乎致此
詩議矣然蟄菴褊則有之謂五重由之而死則未必也先生後
人甚微所著崇慕堂集忠介之子濬藏之予嘗為刪汰論定而
存之

書壁

交滿天下無濟緩急名滿天下無闢損益不如息畔絕而設
優哉游哉樂我晨夕

祖上翁

落日照高祖阿翁行就烹他年五鼎食慙愧一杯羹

告衣巾詩以徐渭恭謁孝陵首句起韻仍用洪武韻續成之得

二百年來一老生每播忠孝勵生平猶屠有策干卿相牛膾無衣溷姓名南渡祇應供麥秀燕雲何處酬冬青祖龍詫具鞍山力方寸嶺寄劇不平

二百年來一老生詞壇負勢溫先登中郎倒屣迎王粲文舉通家謁李膺此日人琴空有痛他年史館更安憑故辭後死斯文責業在明山照汗青

二百年來一老生功名唾手竟何成不因屢刖慚知遇賴有微吟答聖明白髮未盈嗟鬍短青衫纔脫舉身輕瘦駝間向山中打謠盡相聲并水聲

二百年來一老生也曾作賦也該經空名博得衣巾在血性還

柏油草堂
卷五十一
三
凝廟社灑校免漫矜三窟穩飢鳩乃為一身盈怪人薰灼翻成
啞何必邯鄲夢始醒

壬寅醉月

江城歲事正紛紜野老空山搃不聞道不行與原有命身將隱矣焉用文椒花酒許頻、勸梅子香宜細、焚弱女勝無聊自述杖藜明日且看雲

卜居

不是紫桑處士家也應學種邵陵瓜卜居已近三分水閑圃仍存半畝花自喜投閒偕鹿豕無煩向歲嘆龍蛇桔槔伊軋聲初歇又見漁村落焰斜

中秋感懷

兩度中秋夢裡過淒涼無奈月明何山間戎馬迷樵徑江上烽

烟接釣蓑生已不師安事樂愁當難遣急湏歌姮娥自是怜樵
悴偏向牀頭湧素波

李果堂再舉者舊會于東齋次韻

不覺身將老浮沉其世同灌園依漢丈耕隴事龐公作苦全吾
撫安貧了夙衷偶然成聚首莫放酒杯空